

华山之作，我认为值得商榷。王诗云：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，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，分野中峰变，阴阳众壑殊……。”显然主要写山的高，武功太一山为关中第一高峰，“於诸山最为秀杰”。因此我认为把王维这首诗定为咏武功太一山更合适一些<sup>②</sup>。清代赵殿成《王右丞集笺注》正持这种看法。唐代诗人李白有《登太白山》诗云：“西上太白峰，夕阳穷攀登。”又云“一别武功去，何时复见还”是亦为武功太一山无疑。而张衡《西京赋》云“其前则终南太一。”其方向与李白“西上”云云应当有别，因此我认为把《西京赋》所说的“太一”定为翠华山更合适一些，因其山恰在汉长安之南，而武功之太乙山却在长安之西。李注恐误。

明确太一山有两座，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前人有关太一山的创作，无疑是有帮助的。

注：

①《五经要义》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晋人作。

②太白山也是终南山的一部分，故《汉书地理志》云“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

## 关于“角 笔”

吕朋林编译

在日本平安朝文学作品《篁物语》中，说到小野篁（802—852，曾任遣唐副使）写过一封情书。那封情书是用“かくひち

写成的。“かくひち”是什么呢？用汉语来说，就是“角笔”。角笔是象牙或竹制的、形似筷子的书写工具，长六寸（约18.2厘米）到八寸（约24.5厘米）左右不等，一端削成笔尖形，靠笔尖刻压纸面留下凹痕来书写或绘画。在铅笔之类的近代书写工具发明以前，这种文具和写、画方法，是和毛笔相别而行的。

在日本，用角笔书写的文献就叫做“角笔文献”。由于角笔文献的字迹是毫无色彩的凹痕，看上去不十分显眼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角笔的书痕多有消失。所以近代人们想不到还有用毛笔之外的工具在纸上写字的事，因而角笔文献也往往不被重视。

日本的角笔文献，据研究，最早产生于奈良时代（8世纪）的，最晚的是文化六年（1809，属江户时代）的。当时角笔和毛笔是并行使用的。

日本角笔文献的内容可分为汉籍、佛书、和书几大类。现存最多的是汉籍和佛书类。汉籍、佛书的正文是汉文墨书，角笔的无色凹文，有的是记校勘正文的字句，有的是添注解读正文的训读符号。在和书类中，在平假名文的《伊势物语》、《平家物语》的墨书正文的行间等处，用角笔写上对正文注解的字句等；在片假名文的《亲鸾上人传绘》的行间等处，用角笔添注通读方法，等等。

毛笔文献的书面性很强，而且时代越往上溯越是如此。而角笔文字是凹痕，是一时性、记录性的，易于显现日常口语。所以要了解时代久远的口语，角笔文献是极为重要的资料。

角笔文献还往往能够反映书写时代庶民文学、思想、文化的原貌。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，可参看日本学者小林芳规著的《角笔文献的国语学研究》，该书即将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。

至于角笔是古代日本人独创的，还是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输入，从中国传到日本的？日本学者的答案是后者。主要的理由是江户时代的学者在索解角笔时，就说明了它是“汉遣物”。《秋

苑日涉》卷十二“代指”条作：“博士家授人句读，（中略）以指点经籍，俗云‘字沙式’所谓代指也。《三柳轩杂识》曰：‘块玉如笋，名代指，讲筵进讲时以点显经籍。汉遣物。’”江户时代，角笔也叫“ジサシ（字指、字沙式）”、“代指”。《三柳轩杂识》之说所据虽未详，但中国《雅游漫录》卷二“经桄”条，记载有一种“象牙或竹为之”的文具叫“经桄”，还引《艺文类聚》说后汉李尤用过“经桄”来写铭文。据《秋苑日涉》卷十二云：“东涯先生六帖，以经桄为字沙式”，《牙签考·附录》亦云“唐土呼彼为经桄”，说明角笔和经桄是同一器物。在日本，随着角笔文献调查的深入，最近发现，在木简上面也有像是用角笔刻划的文字。例如：七世纪末的藤原宫木简677号板面上就有凹写的“三日□入”、“二女□”字样。该木简没有墨书。八世纪的平城宫木简、长冈京木简上有同种的刻文。当然，木简的刻文有刀子之类的金属器刻写，此种却是用象牙的尖端在板面上压划形成的。木简源于中国，而且在中国出土的木简上也能找到这类刻文。劳干《居延汉简·考释之部》771号木简释文中注记“左侧无字处有刻文”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居延汉简甲编》也注记“左侧刻文当字空白处。”在居延和木简同时出土的笔，还很完好。马衡《记汉“居延笔上”》称在笔毛相反的一端，有圆锥形的“锐顶之木”。笔毛是书写居延汉简的工具，另一端就可能用来作刻文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（推断为公元前217年墓葬）出土的三支毛笔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出土的西汉毛笔，与笔毛相对的一端也都是“斜削”的，锋尖处也与居延笔同样，显示出角笔的机能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就具有在木简或纸本上用“角笔”书写——“角笔”的机能了。

关于“角笔”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。

**参考文献：**《中国の角笔文献》，〔日本〕小林芳规著，载《日语学习与研究》1986年第1期。 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大学中文系